

患绝症母亲求生中亲历神迹

文 / 浙江法轮功学员

这是一个关于我母亲得法修炼的故事，那时我的母亲既顽固又身患了绝症。我之所以写下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我和母亲亲身经历了那段神迹，绝对无神论的母亲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迹。

顽固如石，听信中共毁书谤法

我母亲今年六十三岁，十二年前，五十一岁的她一直是个重现实、好面子的女强人，她脾气暴躁，却善于经营人事，拉关系走后门，拥有着强势的外表和超高的情商，但对无利益的事情向来是不屑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和她单位的一位财务科长闲聊，他告诉我：“你母亲啊，能干、彪悍，我看她也是惧她三分的。”

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十五岁，上初二，真、善、忍的高德大法洗涤了我的身心。一九九八年，我第一次和母亲谈起了大法修炼，并希望她也好好看一看，既对身体有益，又可以改变一下她易怒的暴脾气。坚信无神论的她，一直认为气功这种东西都是假的，会走火入魔，所以当我向她介绍完后，她的眼神是不屑一顾，甚至是反对的。

可是由于我修炼后自身的变化很大，街坊邻居、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的人品赞不绝口，所以她也就没来干涉我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。我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，二零零零年我独自去北京上访，后被遣送回家。当时六一零伙同公安给母亲的单位打电话，让母亲单位的领导一起陪同到家里抄家。母亲觉的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本来对我走入修炼她就不满意，如今政府和单位领导都出面了，她心中充满了愤怒，觉得我丢尽了她的脸面。

在我被拘留十五天回家后，她终于爆发出来了，并表示如果我继续修炼，她就要与我断绝母子关系，她的状态几乎是歇斯底里的。在她面前关于法轮大法的任何资讯，我是一个字都不能提及的，否则她就会和我吼叫。就这样，我们母子之间有了一道深深的隔阂，不能有任何的交流，因为她在心中已经认定，我是“中毒”太深了。

为了给我“解毒”，母亲开始和六一零以及街道合作，亲自出面，骗我去中共在劳教所办的洗脑班；又听信中共的谎言，配合着在报纸上信口开河，说她的儿子炼功后如何变痴变傻；甚至趁我不在，烧毁了我的大法书，并以死或者断绝母子关系为要挟……

我很难过！她是我的亲人，可是亲人之间没有信任、安慰和鼓励，只有不断施加的压力。我很难过，也很担心！因为我知道，她所做的这些事是有大罪业的。但更难过的是，面对误解的世人我可以去讲清真相，理智平静的沟通，慢慢改变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误解，可是我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对我的母亲讲清真相！？因为只要我一开口，她就出口成脏，立即打断我，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，如同一块密不透风的顽石。

由于母亲认为我丢尽了她的脸面，她从内心看不起自己的儿子，认为儿子是被中共定义的“愚昧”人员，所以我们母子之间的沟通几乎为零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八年。

说真的，那时我真的没有信心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开我们母子之间的心结，因为大法是对的，那是我亲身经历的，而中共在撒谎，在蒙蔽我的母亲。

癌症煎熬，母子长谈，神迹初显

二零零八年四月的一天晚上，母亲肚子部位痛的难受，去医院检查，当时医院只是开了一点止痛药。等到九月初的时候，母亲觉的症状加重了，于是换到妇保医院，做了全面的检查后，被医院确诊得了葡萄胎。在连续三个疗程的化疗无效后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以及身体其它的一些部位。当医生把化疗结果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我见到强势的母亲躲在厕所偷偷流泪。

化疗的痛苦既难以描述又漫长而无望：母亲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；虚弱的身体本来就需补充大量的营养，可是任何饭汤只要一接近，她就呕吐不止，于是吃饭也就变成了一场持久战，一顿饭总要喂上几个小时；她坐不了，也走不了，每次化

疗完后回家，由于没有电梯，我得背她上七楼，还必须非常小心，因为她的骨头也痛……

在痛苦和绝望中，医生给的希望是一种还在临床试验阶段、化疗反应超强的一种药物。医生当时的意思是，如果这种药物没有效果的话，他们也没办法了，同时由于这种药物比之前用的化疗药物反应会更强，而且还在试验阶段，所以要使用的话，需要我们家属和病人同意，并签字自己承担一切后果。

我问母亲要不要做？她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我知道，这是求生的欲望，其实她已经承受不了那样的痛苦了。看着她如此难受，我也很痛心，而我最大的痛心之处是——我明明知道大法可以救她，可即便如此，她都不许我谈论法轮功，我真的觉得她就是一块顽石！

签完字后，母亲还有一周的休息时间，我们坐车回家。一路上，我都在思考如何告诉她大法的真相，因为化疗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，更何况她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堪负荷了，而在我身边，就有很多绝症病人在大法修炼中治愈的例子。过去沟通的难点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契机，而如今，医生的论断强烈刺激了母亲的求生欲。我心中不断的向师父祈求，祈求师父能给予母亲平心静气的心态。

我把母亲背到沙发上，她斜躺在那里。一天都没吃饭，我煮了十个饺子，她吃了一个半就吃不下了。过了一会儿想吐，我扶她到厕所，吐完又斜躺在沙发上。

我坐在她旁边，和她说：“老娘，我想和你好好聊一聊。”她立刻回答：“聊什么？你不就那点东西吗？我不想听，越听越难受。”

我发自内心的说：“我是你儿子，我看你那么难受，我心里也很痛苦！我希望你好起来，这一点，难道你也感受不到吗？刚才医生的论断你也听到了，我看到你哭了，因为你觉的看不到希望。现在，你的亲儿子打算告诉你重拾希望的办法，你为什么就不想试一试呢？到了这个阶段，我们母子之间连聊聊心里话都不行吗？”

这一个多月她是看着我的，我们虽然很少说话，但是从早到晚的陪护，她是看在眼里的。哎！中共的洗脑，让一对母子居然八年都说不上一句完整的话！她有点动容了，于是说：“那你说吧。”

我第一次和母亲如此的促膝长谈：从我亲眼看到的法轮大法治愈各种绝症的事例，到“天安门自焚”造谣案的真相，以及海外法轮功洪传的盛况，包括法轮大法能治愈疾病的法理，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。聊的过程中，我细细观察，感觉她开始能接受大法了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她的状态开始精神起来了。

然后我给她看了二零零八年的神韵演出。看完后，真的就是一瞬间，她说肚子饿了，然后我把八个半饺子热了一下，她一口气吃完，接着她就去床上睡觉了。这一个半月来，我第一次看她睡得这么香。晚上，她的妹妹来给她做饭，她吃完了一小碗饭，没有任何呕吐的反应，她说：“这倒是有点神奇了！”

师恩浩荡，静听大法，痛苦瞬消

当然我想劝母亲修大法，因为我坚信只有大法可以救她。虽然她现在的状态是好一点了，可是人的观念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就会改变的呢？何况她之前是那么的反对，做了那么多毁书谤法的事。母亲是从来不信神佛的，所以她一直不肯在炼功上表态。

又到了要去化疗的日子了。我给母亲录了个MP3，里面是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。我把MP3给母亲，我说：“你下午要化疗，难受的时候，就听一听吧。”她收下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听。

早上我去公司上班，心里却想着母亲下午的化疗，不知道会怎样难受。一下班，我就从公司赶到医院，已经是下午五点了，她的化疗应该刚结束。我一进入病房，就看到她坐在床

上，听着MP3。母亲看到我来了，显得有点激动，摘下耳机，她连连对我说：“太神了！太神了！这次回去，我一定和你一起炼功！”我也很惊讶！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让她瞬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。

她说：“化疗大概十五分钟左右，全身连骨头都开始痛。实在忍不住了，想起来你早上给我的MP3，于是拿起来听，听着听着，那种痛苦一瞬间居然就消失了，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，而且身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！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太神奇了！”

我当时也感动的眼眶湿润，要知道我的母亲是从来不相信无利益的事的，她之所以站在中共的立场看待大法，除了面子和压力，就是对强权利益的崇拜。师父太慈悲了，不放弃任何一个可救度的生命。就象我的母亲，在这一瞬间，当她转变了一点观念，师父就把母亲所有的痛苦都去掉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比之前化疗的药物更厉害的毒药啊！

接下来连续五天的化疗，母亲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甚至已经不象是个病人了。其实从听法这一天开始，她就胃口大开。化疗结束后五点，家里的亲人就会送饭过来，然后她就盘着腿，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大口大口的吃饭，而她同室的两个化疗病友就躲到门外去了。她自己也感觉浑身有劲，就不麻烦亲人送饭了，而是一到饭点，就和我散步去医院的住院部下面，在饭馆点菜吃饭，一扫之前连路都走不动的病态。

化疗一共有四个疗程，每一疗程的中间有两周的休息时间，母亲就开始和我回家学法炼功。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看她光着头坐在我的对面，一刹那，我觉得这才是母亲本来慈祥的真面目。

师父也一直慈悲的看护着我母亲。一直到我母亲连续做完三个疗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虽然一直在化疗，但是她一点痛苦的感觉都没有。我都觉得奇怪，这些挂进去的毒素去哪里了呢？有一天，她的主治医生来查房时，再次看到她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大口吃着饭，主治医生连连惊叹道：“你可真是个奇迹啊！我治了这么多病人，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！而且你连白细胞都不补，这哪里像个病人啊！”

医生的话提醒了母亲，于是她决定第四个疗程不做了，她终于开始坚信大法了。随着学法炼功，后来再去医院检查，所有指标一切正常，葡萄胎也消失了。

母亲的神奇经历，也改变了家里很多亲人的观念，他们都见证了母亲身上发生的神迹。母亲自己也经常在思考：每天三小时有毒的化疗药物进了身体，为什么一听法，就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？真是比灵丹妙药还神。我跟母亲说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佛道神的。

结语

母亲所经历的故事，我们一直都是在用口传的方式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，之前一直没有写出来，是因为在大法洪传的二十八年中，这样的神迹数不胜数，母亲的这段经历在修炼人看来其实都算是“平常”的。

人是相信眼见为实的，就象母亲后来也说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这次的神迹，她也不会相信法轮大法是如此的超常。后来她还经历了四次惊心动魄的灾难，由于做了“三退”，认清了中共，同时又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母亲的身体恢复都是出奇的快，在短短的一两天内就完全好了，这里我就不细说了。

从二零零八年算来，母亲已经修炼十二年了。她如今脾气也改了，遇事向内找，每天学法炼功，坚持不懈……

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在疫情泛滥、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，

希望眼见为实的人们，无论你之前持何种观点，在困难和黑暗来临的时候，也能象我母亲一样，转变一下观念，法轮大法的神迹也会在你的身上体现。

冥冥之中有定数： 道士的预警“牛鸣地裂”

文 / 德惠

在清朝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（公元1850年9月12日），宁远府（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）发生地震，《清史稿》记载“地大震，全城陷没，死伤甚众”。整个环城数十里，城墙、房屋倒塌非常严重，百姓死亡众多。相关资料统计：城内外及各乡，除外来客死亡身份难以查清外，共计压毙两万零六百五十二人，倒塌居民瓦屋、草房两万六千一百零六间，灾民超过十三万人。据现代研究此次地震震级为七点五级，烈度达十度。

这样一次死伤惨重的地震，据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所著的《庸庵笔记》中记载：三年前居然就有人对它提出了预警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请听我细细道来。原来在道光二十七年（公元1847年），宁远府城中突然出现了一位道士，每天在闹市中呼喊：“牛鸣地裂”。可是人人都当他是个疯子，对他的话毫不在意，道士见人们无动于衷只好离开了。

第二年，宁远府来了一位新的知府大人：牛树梅（公元1791至1875年），字“雪樵”，号“省斋”。两年后，这场地震就发生了。活下来的人们此时才悟到：道士说的“牛鸣地裂”正是对这次灾难的预警，“牛鸣”是指在牛树梅当知府任上，“地裂”则是指将发生地震。那道士不是疯子，而是修炼有成的真人。没有善待这位道士，不相信他的话，使得自己失去了远离灾祸的机会。

这位道士为什么能知道三年后会发生地震，因为他是修炼有成的人，知道这场劫难会发生从而提前预警，挽救能相信的人，使其得平安。历史的今天，也有类似却更大的事情发生。现在法轮功学员们也是修炼人，他们在修炼中知道中共因为做恶太多，贪腐好色，祸国殃民将会在大瘟疫等一系列天谴中灭亡，届时中共的一切组织成员，都会随着中共一起遭灾。因为中共就是由其成员们组成的一个组织，用数学的集合概念来理解的话：中共是一个“集合”，那么每个中共党、团、队成员都是构成这个集合的

“元素”。

因此，法轮功学员们秉承救人的使命，劝世人退出其加入过的，包括“少先队”在内的一切中共组织。而且不用到中共组织那儿退，用化名、小名在法轮功学员那儿退就可以了。未来历史会证明：法轮功学员们说的都是真的，未来的人们会感恩法轮功学员的救度，会庆幸自己退出中共的决定真明智。

注：牛树梅知府是位清官，据《觉园笔记》等古籍记载：事后城隍神托梦告诉他，此次地震是神在淘汰坏人、罪业大的人，网上有文章《为一场地震冥界筹备了50年》就谈的是这件事。另外，《庸庵笔记》还记载：地震之后清理尸体，其中发现男女合抱的尸体三千余具，而实际上都是婚姻关系的，才八百余具。可见当时宁远府的民风已经败坏了，淫乱，不正当的性关系越来越普遍，看来这场地震劫难真的在清除那些道德败坏的人。